

卫斯理  
武侠小说全集



倪匡  
LIZHI  
QINMO 著

# 招魂魔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二章 突现琴魔 武林相劫杀

此际，东方白一见两人，再这样拼斗下去，势必同归于尽不可。

他心中再也按捺不住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辆轿子，距自己不过五丈。

以自己的功力而论，接连两扑间，便可扑到。

那人虽然以“八龙天音”，令得如许高手，似痴似醉，但是本身武功，可能未必及得上众人，只要扑到，便可暂免此劫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在中途那一点之际，能够不为琴音所为，便可奏功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只是在思索之间，心神又已然动摇了几次。

他连忙镇定心神，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又不问不闻起来。

真气运转，一个周天，他便将毕生功力，凝于右掌，陡然之间，一声长啸，身形便凌空拔起！

以玉面神君东方白的功力而论，那一声长啸，十里之外，也应该清晰可闻。

可是此际，却是难与震古铄今，武林之中的绝唱，“八龙天音”相抗，啸声一出，便为琴音盖没。

东方白明知想以自己的啸声，盖过琴音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一件事，他之所以，在临发动之际，发出一声长啸，乃是希望至少他自己本身，可以暂时听不到“八龙天音”。

果然，啸声一起，虽然立即为“八龙天音”的声音完全盖了过去。但是，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，却是有一点用处，而东方白的身形，何等快疾，就在那一闪即逝的时机内，他身形凌空，已然向前，猛地跃出了两丈五六，足尖略一点地，又已扑起。

这一扑，已然扑向那顶轿子之处。而就在扑出之际，右掌同时，向前疾拍而出。

那一掌，乃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，掌力之强，盖世无双。

手掌才一扬起，一股强劲无比的大力，如怒涛裂岸，如高山崩地，竟达六尺之径，向前疾扫而出，飞砂走石，不可思议！

也就在此际，在“轰轰”的掌声间，猛地传来了三下霹雳也似的巨响。

那三下巨响，惊心动魄之处，直是难以想像，东方白身子，跃到了一半，

便猛地停了下来，只觉得眼前发黑，“砰”然跌了下来。

一刹那间，他只觉得耳无所闻，目无所见，像是处在一个极静，极黑暗的世界之中！

同时，他又觉出气血上涌，刚才那三下巨响，像是三下千百斤重的铁钟，击中了他胸口一样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也顾不得敌人就在近侧，连忙调匀内息。

约莫过了一盏茶时，他才睁开眼来。

首先看到的，是那顶镶满了宝石珍珠的轿子，已然成了粉碎。而在轿旁，有两具尸体，正是抬轿上来的那两个轿夫。

那两人死得骨折筋裂，软瘫成了一堆，几乎辨不出人形来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自然知道，轿毁人亡，乃是自己奋力一掌之功。

可是轿中奏琴的魔头，却未见横尸峰顶，分明是下山去了。

自己的那一掌，在相隔两丈的地方，凌空击出，掌力何等雄浑，那魔头虽被惊走，但尚能从容离去，可知他不但身怀“八龙天音”绝技，而且，本身功力，足能抗击自己的一掌，也绝非庸手。

东方白一想及此，心中便一凉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转过身去看时，只见红鹰龚隆手中龙形剑，正在吕腾空胸前，透胸而过。而吕腾空的紫金刀，却由红鹰龚隆的肩头，斜斜砍下，两人俱已送命。

其余众人中，碧玉生和武当生风剑客欧阳沛两人，各断了一条左臂，伤口处兀自鲜血泉涌，两人倚在石笋上，面色惨白，也不去封穴止血。

铁铎上人，则伏在大铁铎上，背部微微起伏，可能尚未死去。

竹林七仙中，已然死了四人，只有神笔史聚，生死圈林豪，玉笛仙方逸等人，各自身受重伤，委顿在地，在他们的旁边，六指先生身子屈成了一团，也已然没有了气息。

点苍派中，风雷霹雳剑南宫适，倒在六指先生的旁边死得极惨，掌门人凌霄雁屈六奇，则两只小腿，已然断折坐在地上。

其余各门各派的人物，全皆是尸横峰顶。

唯一未曾受伤的，除了东方白，便是峨嵋水镜大师。

此际，他正双目紧闭，双掌合十，仰首向天，像是石像也似，凝立不动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见了这等惨烈的景象，也是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

武林之中，争斗残杀，本是常事。

东方白当年，独掌震七老，也是杀得栖霞山头，尸体纵横。但是，那么多高手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几乎伤亡殆尽，却是连东方白都想像不到的。

他呆了半晌之后，才沉声道：“水镜禅师，尚不为伤者善后，兀自昂首观天做甚？”

水镜禅师此际，也未曾认出玉面神君东方白的声音来，只见他全身抖动，

颤声道：“浩劫已临，纵使逃得过此次，也逃不过下次，疗愈了伤者，又有何助？善哉！”

东方白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怎见得便没有办法？刚才我拼死一掌，便将那魔头惊走，可知事情，仍有可为，禅师在武林之中，德高望重，正该登高一呼，令整个武林团结赴敌，如何可以先自心灰意懒起来，岂不令人齿冷？”

玉面神君东方白那一番话，豪气凌云，听得水镜禅师心中，倏然而惊。

他双眼一睁，高宣佛号，道：“施主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玉面神君东方白，想起师兄弟间的情谊，几乎要立即道出自己的来历。可是，他转念之间，他立即想到自己离开大雪山之后，已然存心在武林所有的各大宗派之外，再另立一派。

而且，自己也准备重振昔日雄风，只怕和各派武林人物，难免冲突，连水镜禅师在内，都将在所不免，因此便暂时不说，长笑一声，已然掠到了碧玉生身边，出手为他止血。

水镜禅师见他答，也是无法可想，当下便也为众人，疗起伤来。

两人足化了半天的工夫，才将伤者，一一包扎停当，才算是缓过了一口气来。其时，已然夕阳西下，残阳如血，更显得仙人峰上，一片凄怆的景象，东方白环顾一周，心知那操琴的魔头不除，自己难以重振昔日雄风。

因此，在将伤者料理妥当之后，他便径自飘然下仙人峰而去。

他下了仙人峰，出了武夷山境，便打探到那辆轿子，虽然已在仙人峰上，被自己砸成了稀烂，但是却仍有一辆，装饰得极是华丽的马车，向北急驰而去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便一直向前，追了过去。

不数日间，已然来到了北邙山的附近，仍有人见到过那辆马车。

仙人峰上的惨剧，虽然使得近数日来，武林中所生的大动乱，已然小小的了结了一下，但是，有不少人，早在那轿子未出现前，便已经下了仙人峰，“八龙天音”再次出世，既然已可肯定，武林中的大乱，也只是方兴未艾。

而且，根据近数日来的情形来看，得到“八龙天音”的那人，先自势力最盛的峨嵋派人物吕腾空发难，可知其人，也极具心计。

他必定是先隐其身份，一步一步，令得武林中正邪各派的人物，相互残杀，他却再在一旁，推波助澜。

一直到了适当的时机，方始现身而出，达到他一统武林的野心！

东方白天资过人，何等聪颖，细细想来，觉得自己所料，绝不会错。可是，有一点他不明白的，是那魔头，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
玉面神君东方白见自己已然渐渐地追近了北邙山，心中暗忖，此人难道是鬼圣盛灵？

可是他立即推翻了自己的想法。



“咱们走吧！”

吕麟的年纪，究竟还小，对于东方白刚才那一番鞭辟入里的话，听来也是似懂非懂，一听得要走，便问道：“师傅，我们上哪里去？”

东方白冷冷地道：“离开这里，不论上哪儿去，越远越好？”

吕麟嘴唇动了几下，像是想讲些什么，但是却又忍住了未曾讲出来。

此际，东方白已然向前走去，谭月华却和吕麟，并肩而行。

吕麟欲言又止的神态，她却是全都看在眼里，她焉有不知吕麟的心中，对东方白此举，大是不满之理。她想开口，劝吕麟几句，但是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，同时，她感到自己处身在吕麟和东方白两人之间，那关系竟变得十分微妙。

她静静地想了一会儿，心情更是缭乱起来，不由叹了一口气。

一行三人，沿着大路，进了一个小镇。

到镇上时，已然天色黑了下來，三人觅了一处客店，权宿一晚。

那一天，睡到半夜，谭月华仍然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她和吕麟，同生死，共患难，芳心之中，本来已然对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可是，在一见到了东方白之后，她又觉得东方白对自己的吸引力，实在比吕麟要强烈得多！和东方白在一起，令她产生天崩地裂也不用害怕的感觉！想到此处，她又不禁地面红起来。

正想摒除遐思，徐徐入睡之际，忽然听得有人在窗上，轻轻地叩了一下。

谭月华为人，何等机警，立即一跃而起，双臂一抖，已然将缠在腕上的铁链，轻轻地抖了开来。但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窗外那人，低声叫道：“月姐姐！月姐姐！你睡着了吗？”

谭月华一听是吕麟的声音，顷时便松了一口气，打开了窗户，只见吕麟穿着极是整齐，神色严肃，站在窗外。

谭月华一听他的声音，便已然将他的来意，猜到了几分。

当下她便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麟弟，你可是听你师傅的话了？”

吕麟被她一言道破了心事，俊脸之上，不禁红了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月姐姐，我既已知道了杀父仇人的所在，怎能反而避了开去？”

谭月华一伸手，将拉进了屋来，道：“麟弟，你想去送死？”

吕麟目射怒焰，道：“不管是不是送死，我都要去寻仇人，月姐姐，你不肯和我一起？”

若是谭月华未曾和玉面神君东方白相遇，此际她一定一口答应。可是自从她和东方白相识以来，便觉得东方白的言语，句句皆有道理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然受了东方白极大的感染。

因此，她毫不考虑地答道：“麟弟，不可胡来，你不能去？”

吕麟的面上，露出了极是失望的神色，道：“月姐姐，那你是肯跟我去

的了？”

谭月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不但我不去，你也不能乱走！”

吕麟低下了头，一声不出。

谭月华道：“麟弟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叫醒东方白先生，叫他来阻止你。”

吕麟连忙摇头道：“月姐姐，千万别惊动师傅，我……我……听你的话就是了！”

谭月华一笑，道：“这才是啦，快回去睡吧！”

吕麟转过身去，来到了窗前，将要转身，跃了出去之际，突然又转过了身来，脸涨得通红，声音又低又促，道：“月姐姐，我……我很喜欢你！”

谭月华一听，俏脸飞红，心头也是小鹿乱撞，脱口便道：“麟弟，我也一样。”

吕麟望着她一笑，两个少年人，突然紧紧地拥到了一起。

好一会儿，两人才分了开来，又紧紧地握住了手，望着窗外。

窗外黑沉沉地，星月无光，又过了很久，吕麟才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谭月华“嗯”地一声，一动也不动，吕麟一纵身，便从窗口，跃了出去！

谭月华站在窗前，只见吕麟的身子，在黑暗中一闪，便自不见。

此际，谭月华的心中，更是乱到了极点。

吕麟刚才的话，说得那样明显，本来自己和他，倒也是绝佳的一对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玉面神君东方白，却又横亘其中。

谭月华望着黑暗伫立了好久，才叹了一口气，正准备转过身去时，猛地想起一件事来，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！

她迅速地将吕麟的态度，回想了一下，便觉出刚才吕麟的神态，大是有异。

吕麟和她之间，情苗暗茁，原不是始自今日，但是以往，两人之间，却全仗着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从来也没有讲出来过。

而且，吕麟对她，又存着几分敬爱之意，照理不会如此唐突。

要就只有一个可能，那便是吕麟想到了自己可能遭到什么危险，可能命尽今宵，是以他才鼓起最大的勇气，将心中的话，讲了出来。

也就是说，他来时，下定了决心，要去见杀父仇人，走的时候，那决心仍然未曾改变！自己却还以为他已然听了自己所劝。

谭月华想到那“八龙天音”的厉害，连自己的父亲，尚且不免身受重伤，吕麟的性子刚烈，一见到那魔头，非现身不可，则无疑是飞蛾扑火，自取其亡。

谭月华心中一凉，哪里还敢停留，“刷”的一声，便已然从窗中穿出。

她和吕麟，本是比邻而住，一穿出窗外，便已然到了吕麟的窗前，手一伸，将窗推了开来，叫道：“麟弟！麟弟！”

叫了两声，无回音，疾快一跃而入，晃着了火折子一看，室中空空，哪还有吕麟的影子？谭月华见果然被自己料中，心内更是大急，正想转身出去告知东方白，共同设法时，只觉得身后，掠起了一阵轻风，转身看时，东方白并未戴着那怪模怪样的面具，身如玉树临风，已然站在背后。

谭月华忙道：“东方先生，麟弟走了！”

东方白面罩严霜，连谭月华这样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看了，也觉得凛然，不自由主地将声音放低，道：“我们去追？”

东方白道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，你可知道？”

谭月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知道的，他去找那琴魔报仇去了！”

东方白一顿足，“咳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这孩子！咱们快去？”

话一说完，他伸手一揽，便已然将谭月华的纤腰揽住。

刹时之间，谭月华不由得面红耳热，心头怦怦乱跳，只听得东方白道：“你指路，咱们这就动身。”

谭月华心知不是东方白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图，只不过怕自己轻功不如他，赶不上他，是以才伸手将自己的纤腰揽住的。可是，她虽然想到了这一点，一颗心却仍然跳得极是剧烈。

她从来也没有和一个男子这样地亲近过，而且，那男人，还是给她印象极深，又敬又爱的玉面神君东方白！她只是“嗯”地一声，算是答应，已然和东方白两人，一齐飞出了窗口。

一出了窗口，谭月华竭力镇定心神，指点着路程，只觉得东方白轻功之佳，实是难以言喻，两耳风声呼呼，一个时辰中，已然奔出了六十余里，看看离那所大宅，已然不远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已然将要来到那所大宅之前，谭月华向前看去，突然“噢”地一声。

玉面神君东方白，也在她“噢”地一声中，突然停止了脚步。

两人此际，的确已然到了那所大宅的面前。可是，那一所如此巍宏的大宅，此际却已然不复存在。

星月微光之下，展开在两人眼前的，只见一片废墟，断梁残瓦，尽皆焦黑不堪，有几处地方，还在冒着股股浓烟。

谭月华心中大奇，道：“东方先生，就在此处，但不知怎地，却烧毁了。”

玉面神君东方白的脸上，也露出讶异之色，道：“你没有记错吗？”

谭月华道：“当然没有。那一天，我就是由此走过，到宅中避雨的。”

东方白道：“这倒奇怪了，麟儿像是也不在此处！”

谭月华扬声叫道：“麟弟！麟弟！”

只听得空旷之处，传来阵阵回音，却是无人叫答。

东方白身形展动，迅即在废墟之上，兜了一个圈子，来到东北角上，一

条极粗的断柱之旁，身形陡地停住，忽然之间，大喝一声，双掌一齐推出。

那一条断柱，足有一人合抱粗细，而且，下半截远埋在瓦砾堆中。

可是东方白双掌疾推而出，劲风轰轰，那条断柱，已然带起万千瓦砾，向半空中飞了起来，谭月华起先，还当是他已发现吕麟，被压在断柱之下，可是立即又听得他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东方白话才一出口，两条人影，已然从断柱之后，激射而起。

那两人身法之快，真是难以形容，暴射而起之后，身子竟刷地凌空转了一个半圆，一个自左，一个自右，向东方白疾扑而来！

只见东方白身形略矮，双臂一振，双掌外翻，掌风轰轰，迎了上去。

那两条黑影，只扑到离东方白身旁四五尺处，便突然各自，一声长啸，向后翻跌了出去，一跌出之后，两人的身法，竟然一丝不慢，又立即一跃而起，轻烟也似，便向谭月华扑来。

这一切的变化，在东方白将大柱推起之际，接连而生，波诡云谲，紧张得连给人思考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的时间都没有。

谭月华一见那两人，向自己疾扑了过来，赶紧闪身趋避时，其中一个，已然扬起一股极是凌厉的掌风，向她当胸撞到。

谭月华刚才，见这两人，为东方白的掌风扫出之后，行动居然还如此之快疾，早已料到两人不是庸手，一觉出对方掌力，当胸撞到，倒也不敢硬接，一闪再闪，那人像是也无心恋战，身形如飞，便向前掠了出去，就在那一瞬间，谭月华也已将两人看清，脱口叫道：“原来是你们两人！”

那两人仿若未闻，一前一后，如流星飞泻，晃眼之间，已然身在十丈开外。

也正在此际，只听得玉面神君，陡地发出了一声长啸。

啸音清越，响遏行云，啸声未毕，已然听得他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本来那两人向前窜出的势子，何等快疾，眼看可以隐入黑暗之中，再也难找得出他们，可是，东方白呼喝之声，兀自在黑暗中荡漾不绝，两人的身形，便已然突地收住。

谭月华在一旁，看得大是奇怪。

只见东方白“嘿嘿”冷笑，缓步向两人，踱了过去，两人也已然转过了身来，这次看得更是分明，一点也不错，乃是金骷髅和黑神君两人。

只见他们这两个，睥睨一切，纵横武林的大魔头，此际的脸上，却全都带着极其惊恐的神色，两人并肩而立，如逢大敌。而玉面神君东方白，则好整以暇，仍是缓步向前踱了过去。

一阵风过，吹散乌云，月光显露，更显得东方白神仪莹朗，恍若天人！

谭月华望着他，芳心之中，如痴如醉。

不一会儿，东方白已然来到了两人的身前，冷冷地道：“久违了！”



己……唉，在情海之中，不知能否傍岸？

谭月华想了半晌，心情又纷乱了起来。正想就此一声不出，趁东方白昂首观天，心情烦乱之际，悄悄地抽身而退。可是倏忽之间，她又猛地想到，刚才东方白握住了自己的双手，口呼“钰妹”，又来得极其自然，当然不会事出无因。

莫非，他当年心上人，和自己生得极是相似，竟是自己的母亲？

谭月华一想及此处，便停住了脚步，低呼道：“东方先生！”

东方白叹道：“谭姑娘，请原谅我刚才的失态，我实是情不由己。”

谭月华低声道：“我一点也不怪你。东方先生，你……口中的钰妹……可是和我……生得……极是相像？”

她鼓足了最大的勇气，讲出那几句话来，已然羞得面都红了。

对于矜持的少女来说，那几句，已经显得极是露骨，谭月华对东方白的爱慕之心里，一见便生，但是她却一直只将自己的感情，藏在心里，直到此际，才侧面地透露了一下。

东方白转过身来，柔和已极的眼光，罩在她的身上，道：“不错，她生得和你，一模一样，也是那样的清秀绝俗！”

谭月华定了定神，道：“东方先生，我知道了，她……一定是我的母亲！”

东方白低下头来，黯然道：“不错！”

在那刹那间，东方白在谭月华的眼中看来，已不再是叱吒风云，不可一世的武林第一高手，而只是一个情场失意，心灵破碎的男子。而她，谭月华，却可以以她的灼热的感情，去弥补他破碎的心灵。

两人之间，武功的悬殊，辈分的差别，年龄的不同，那一切，一瞬间，全都在谭月华的心中消失了，谭月华只感到，自己一定要令他的心中，再不以自己的母亲为念。

她要使自己在东方白的心中，取他昔年恋人的地位而代之。

她踏前了一步，低声道：“东方先生，事情已然过去了，还想她作什么？”

东方白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谭姑娘，你年纪还小，不知道情爱困人之处！”

谭月华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东方先生，我懂！”

东方白是何等聪明的人，此际，哪有看不出谭月华心意的道理？

刹那之间，他不禁想起当年的种种情形来，当年的心上人，已然不明下落，但是她的女儿，却对自己，情深款款。

东方白呆了半晌，轻轻地抚摸着谭月华的秀发，谭月华更站得离他近了些，东方白正将昔年，对待心上人的情意，渐渐地转注在谭月华的身上，谭月华也在此际，仰起头来。

东方白一看到谭月华面上，情深一片，天真无邪，心中不禁一凛，猛地退开了一步，双手不自由主，在鬓边抚摸了一下，道：“谭姑娘，我已只能緬

怀过去，如今双鬓将白，岂能再蹈情场？”

谭月华抿嘴一笑，只是不语。

须知玉面神君东方白，此时虽然已经四十余岁，但看来，却还同二十六七岁的人一样，他说双鬓将白，实则上，发如乌漆，绝无老态。

东方白见了谭月华的这一笑，心知这一场情孽，又是逃脱不了了的了。

玉面神君已届中年，尚且如此能吸引少女的心，他在年轻之际，当然更是丰神飒爽，不知有多少奇女子，对他垂青。可是他却全都视如败履，唯独对一个人钟情，可是偏偏造化弄人，那一场情爱，竟成了无边的苦海，折磨他的心灵，二十年之久。

东方白固然胸罗玄机，武功绝伦，可是对着那么纯真的一个少女，他一时之间，竟也心思紊乱之极，不知如何应付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谭姑娘，令尊上武夷山去了，我要去找他，你……最好不要跟来，我们两人见面，只怕难免冲突？”

谭月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我一定要跟你去。”

东方白道：“那么，你不再去寻找麟儿了？”

谭月华心中一凛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当然要找他，但却不知他到何处去了？”

东方白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他性子刚烈，尤在我之上，只怕若不是趁他年幼之时，多受些磨难，大了之后，更是易惹杀身之祸。”

谭月华想了一想，道：“那我们一面上路，一面寻访他的踪迹如何？”

东方白的心中，实在也不愿意就此和谭月华分手。

他二十年来相思苦债，又爱又恨，令得他绝足不出大雪山半步，如今，积郁在一起的感情，又已被谭月华引发。

他虽然竭力地遏制着自己，可是感情岂是压抑得住的？尤其，东方白本来就是极重感情的人，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和谭月华在一起，令他觉得年轻，觉得如同是二十年前，与心上人相对一般，而更重要的，是他感到，这一次，绝不会像以前那样，令得自己情场失意，以致于心灰意懒的了。可是，他心中虽然这样想法，他却不愿意将自己的感情，流露出来。

因为，事情究竟不是那么简单。

他怀着复杂之极的心情，却装出平淡的样子来，说道：“你既然一定要去，我也无法阻止。”

谭月华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会答应我的！”她这句话，大有双关之意，东方白又不禁怦然心动，当下不再多言，两人便径自取道，连夜向武夷山而去，去追寻七煞神君。

却说当晚，吕麟满腔怒火，压抑不住，连夜想和谭月华两人，去共探魔窟。可是谭月华却不肯允他所请，吕麟的心中，大感失望。

谭翼飞和韩玉霞两人，早在未曾相识之际，相互之间，见到的时候，便已然各自脉脉含情，等到相识之后，两人的情意更浓。可是韩玉霞的性子极烈，那一天晚上，谭翼飞讲了一句话，两人争了起来，韩玉霞心中一气，便跑了开去，谭翼飞知道韩玉霞的脾气，心中也不发急，以为时间一过，她自然会在前面等自己。但是却未曾料到，韩玉霞来到了那废墟之上，会撞见了吕麟。

此际，小船在河上，疾驶出了一二百里，谭翼飞如何还能找得到她？

韩玉霞心中焦急，也是为了这一点。

她心内不禁后悔，当吕麟跃向小船之际，自己不应该跟了上来。

如今，谭翼飞不知怎样地在为自己焦急哩！她一想到自己的情人着急，更是心如刀割，事情全因吕麟而起，所以更是对吕麟恨之切骨，竟冒者堕入水去的危险，突然向前，跨出了几步。

她跨出了几步之后，才又伏了下来，长鞭挥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击在吕麟面前的船板上，木屑四溅！

吕麟怪叫道：“好哇！”

他毫不考虑，烈火锁心轮疾砸而下，想将她的金鞭压住，夺了过来。

怎知当他锁心轮砸下之际，韩玉霞早已将金鞭抽了回去。

那一轮，却只是重重地砸在船底上。

那烈火锁心轮上的尖刺，乃是玄铁打成，兵刃一被锁上，简直不免断折，何等锋锐？

吕麟那一轮，重重地砸在船底，那小船的船底，能有多厚？

“啪”的一声，早已裂下了一大块，河水立时涌了进来。

韩玉霞见状，既惊且怒，喝骂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”

之中，没头没脑地，向韩玉霞连砍了三刀。

韩玉霞人在半空，又一心一意只是夺轮，三刀一过，肩头之上，竟被划开了三条口子！

尚幸吕麟跃起之后，真气不继，已向下堕去，因此伤口并不太深，如果吕麟能在半空中，停上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的话，韩玉霞早已性命不保。

当下韩玉霞在半空之中，硬一扭身，身子斜飞出去，立在甲板之上。

她立即将金鞭扣在腰间，一摆烈火锁心轮，圆轮施转飘急，发出了“嗡嗡”之声，便自向吕麟迎了上去，吕麟见锁心轮终于被韩玉霞夺了回去，心内懊丧之极，挺起单刀，也迎了上来。

两人一距离得近了，各自闷哼一声，更不搭话，吕麟单刀，三招连环，使出了“天虎三式”，刀光霍霍，凌厉之极。

韩玉霞烈火锁心轮一到手，已是有恃无恐，身形向后一退。

在一退间，即将“天虎三式”中前两式，化了开去，等到吕麟“饿虎腾跃”那一招使出之际，她才一招“火鸦双飞”，硬格了上去。

两件兵刃相交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响，火花四溅，锁心轮上尖刺，已然将那柄单刀，紧紧锁住！

韩玉霞厉声道：“臭小子，这次你还想活命？”手腕猛地用力，抖了一抖。

锁心轮在将兵刃锁住了之后，若是再用力一抖，对方的兵刃，一定会被玄铁所铸的尖刺夹断，高手如西门一娘，尚且不能免。可是此际，吕麟手中的单刀，却不是凡品，韩玉霞一抖之下，并未将之抖断，反倒被吕麟用力一抽，险险乎将单刀抽了回去！

韩玉霞一见情形不好，手腕一沉，紧紧地将单刀锁住。

同时，左手解开了金鞭的活扣，“唰”的一鞭，横扫而出。

吕麟此际，和韩玉霞相距，只不过三尺，那鞭扫到，除非他舍刀而退，否则，便万万地避不过去，但是叫他舍刀退却的话，他又不肯。

因此一见鞭到，他便硬着头皮，左手一翻，五指如钩，便抓了上去。

那金鞭，竟然被他抓中。可是他抓中的，只是金鞭的中部，鞭梢弯了过来，在他腰脉之上，重重地系了一下，吕麟痛得不由弯下腰来，手指略松，金鞭“刷”的一声，已然滑了出去。

而韩玉霞不等吕麟换过气来，又是一鞭，自上而下，斜斜抽到。

吕麟头一侧，肩头之中，又中了一鞭。

那一鞭，来得更重，吕麟只觉得肩头欲裂，立时想起当日在虎丘塔上，几乎死在她金鞭之下一事来，一股无名怒火，陡地升起，不顾一切，手一松，一头向韩玉霞的胸口，撞了出去。

此际，吕麟只存拼命之心，已经全然不顾得什么武功招式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韩玉霞一个不防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竟被他一头撞个



在那个山峰之下，环绕着约有丈许宽窄的一环凹，西面岩石颇高，挡住了海浪，那一块凹地中，竟是沃土，灌木丛丛，有一种灌木上，还结着不少果子。

吕麟大喜过望，爬了下去，躺在松软的土地上，松了一口气，手摘了几枚果子吃了，香甜可口，想起昨天，生吞鲜鱼，不由得暗骂自己傻瓜。

那一环凹地，海风也吹不到，显得极是温暖，一连七八天，吕麟未曾离开那凹地一步，七八天下来，伤势已然痊愈。

吕麟心中得意，涌身一跃，便出了凹地，仔细在礁石上，勘察了一遍，在来到一大块石后面时，忽然发现有一个老大的洞。

吕麟心中好奇心起，便向洞中，走了进去，开始时全是狭窄的隧道，不一会儿，眼前竟突然一亮，定睛看时，只见身在一间石室之中。

那间石室的石头，也是其黑如墨，但因为洞壁上，镶着许多夜明珠的关系，全间石室，青莹莹地，光华极是悦目。

吕麟的心中，不禁又是出奇，又是吃惊。

他怎么也料不到，在这样竖立在海中心的一堆荒礁上，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到达。不但以前有人到过，而且看情形，那人也在这里住过。

吕麟定了定神，只见石室的一幅石壁上，刻着老大的四个字：

“墨礁仙府”。

在那四个大字下面，还有两行小字，吕麟连忙走近去看时，只见那两行小字道：“两载苦练，金刚指力已成，小试其锋，已可刻石如粉，一分长短，当在今日。”

下面署了“天孙上人”四字。

吕麟一看那“天孙上人”四字，心中便不免吃了一惊。

片刻之间，他想起了父亲对他说过，前一辈武林人物之中，最是厉害的四个人来。

那四人，曾在西域天山之顶，天河之旁，论剑较技，结果不分高下，武林之中，称他们为“天河四老”。

那四老，乃是峨嵋掌门，明都老人，也就是吕腾空、龚隆、东方白等人的师傅。另一个则是苗疆异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女子，斑龙仙婆。再就是长白山天孙上人，和南海铁榔岛主，武功在正邪各派之间，另树一帜的铁神翁。

那铁神翁并非外号，而是他的确姓铁，名神翁。

在天河论剑，不分胜负之后，他们便各自回到原来的住处，后来，明都上人，死得最早。

在明都上人死后，其余三老，曾齐上峨嵋山吊丧，可是下山之后，便自下落不明。

当时，三人座下的弟子，还曾经兴师问罪，以为是峨嵋派人做了什么手

吕麟本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，一想到，立即要做。可是他出了石室一看，又不禁大是踌躇。

原来那一晚，恰好天上乌云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漆也似黑。

吕麟想起那条石梁，只不过尺来宽窄。在那样漆黑的境地之中，要爬上山峰，也已经不容易，更不要说通过那道石梁了。

他在洞口，呆了一会儿，心中突然一亮，满面皆露出高兴的神色来，暗忖在石室之中，嵌有不少照夜明珠，自己何不挖了两颗下来，持以照明，岂不是可以从容到对面了？

一想及此，他连忙折返石室内拣了一颗最大的，伸手便挖。

那照夜明珠，珠身润滑之极，一点也不着力，挖了半天，却是挖不出来，吕麟心中异常着急，无意间，用力一按，那一颗龙眼大小的照夜明珠，经一按之后，竟缩了进去。

同时，听得“得”的一声，明珠突然堕地，珠光照处，从那珠孔中向内望去，只见珠孔之内，是一个尺许见方的小洞。

吕麟心中一动，以食指勾住了珠孔，用力向外一拉，一块尺许见方的石板，应手而落，里面那个小洞便完全呈现在眼前。

原来，那小洞乃是天然生成的，只不过被人，在外面加上了一块石板，是以看来，天衣无缝，绝不易觉察而已。

吕麟向内一看，只见小洞中，放着一只小小的玉盒，约有半尺见方，厚却只有寸许，吕麟心头狂跳，伸手拿起一看，只见玉盒之上，刻着“金刚神指”，四个大字，下面另有一行小字，乃是“墨礁三宝”之一。

吕麟因为心急，想连夜到石梁对面，去查看究竟，无意中发现了墨礁三宝的第二宝，心中的高兴，真是难以言喻，忙将石盒打了开来，只见盒中所放，乃是一叠不知是什么树叶，在树叶上，以针刺出一行一行的小字，数了一数，共有十二张之多。而叶上所刺的小字，每一张，便是一式“金刚神指”的练法。

吕麟心中狂喜，将树叶又放在玉盒中，再去按其他的照夜明珠。

吕麟当然是希望再能够在照夜明珠的后面，发现第三件宝物。但是，他将室内明珠，一一按遍之后，却又并无异状。

吕麟本就不是贪心的人，他知道，自己一面要在寒玉榻上，勤练内功，一面要学那旷世武功“金刚神指”之法。

双方面并进，在两年之中，实是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没有了。

就算，眼前得到了第三件宝物，只怕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。

因此，也绝不失望，先将叶上所载，“金刚神指”的总旨，看了一遍，急切间也难以明白，吕麟也不心急，当晚开始，便按部就班地勤练起来。

他只顾练功，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想到石梁方面去看个究竟。

## 第二十四章 恶斗石梁 救危消积恨

他想起了谭月华，想到了拜师以后，未及一日，便自分离的师傅东方白，想到了父母的血仇未报，也想到了中原武林之中，不知道已然被那琴魔，捣乱得成了什么情形。

他一想到这些事，不由得归心似箭，恨不得立时回到中原去。

那一天早上，他在一晚心绪不宁，未曾练功之后，怀着“金刚神指”秘本，出了石室，站在礁石之上，望着茫茫大海。

海水平静到了极点，一点波涛也没有，看来像是一块天然浑成，毫无瑕疵，其大无比的大碧玉。可是要渡过茫茫的大海，又是谈何容易的事？

那一艘沉船，尚在海边，吕麟心想，那沉船可以利用来作为木筏，而且，自己在船上所得那柄锋锐无比的紫色单刀，也还留在船中，未及取出，就算已沉在海底，也可以取出应用。

造成了木筏，只要等到天下雨，储上些淡水，虽然未必一定到达岸上，但是总可以离开这个墨礁岛了。他一想及自己回到中原，又已练成了一身武功，可以大展身手，不由得豪意顿生，发声长啸起来。

此际，他内功已臻一流境界，发声长啸，啸声绵绵不绝，翻翻滚滚，何等惊人，连他自己，也有点感到出乎意料之外。

啸了足有一盏茶时，突然听得，另有一阵异声，起自远处。吕麟在这墨礁岛上两年，除了风涛声之外，从来也未曾听到过其他的声音。

此际，他突然听到了那阵异声，心中不禁为之一怔，侧耳细听时，只觉得那声音，像是一个女子所发，曼声细吟，美妙之极！刚才自己，如此高亢的啸声，竟然不能将之盖过。

吕麟心中，不禁大奇，身形展动，纵跃如飞，来到了最高的一块礁石上。

四面临空，那曼吟之声，便听得更是真切，吕麟已然辨明，声音之来，是在石梁对面，那一堆礁石之上。

吕麟在未曾发现“金刚神指”的秘本之前，曾经想到对面去看视一次。就是那一晚上，他发现了“金刚神指”的秘本，因此便不曾过去。

两年多来，他勤于练功，虽然心中总想过去，但总未能成行。

他在这两年之中，也一直未曾发现“墨礁三宝”中的第三件。

那僧人答道：“这里乃是崂山青青谷。”

两人一听，自己上岸的地方，并不是什么蛮荒之地，竟然是山东崂山，心中尽皆大喜，韩玉霞一拉吕麟，便向外逸了开去，不多一会儿，就出了山坳，道：“我们露宿一宵，又怕什么？没必要受那光头推三阻四的闲气？”

吕麟深知她的脾气，道：“别说了，你今晚睡得着吗？”

韩玉霞抿嘴一笑，道：“你倒知道我的心意，我们连夜赶路如何？”

吕麟道：“当然好！”

他们在荒岛之上，过了两年有余，才一上岸，心情自然兴奋已极，当然是睡不着的，两人拉着手，向东驰去，到了天色将明时分，已然出了崂山，来到了大路之上。

两人从来也未曾到过崂山，但是崂山派的武功，在早数十年，也甚是显赫，后来因为掌门人突然死去，师兄弟之间，争做掌门人，自己人正在残杀间，又被几帮敌人，追上山来，以致于一网打尽。

这件事，武林中人一直传以为戒，两人生在武学之家，当然知道。

因此，他们也知道崂山的位置，由官道走去，到山东第一大城济南府也只不过八九百里的路程，不消六天，便可到达。可是他们此际，来到了官道之上，却停了下来，不向前走了。

当他们在荒岛上，在木筏上的时候，他们一心一意，只想回到陆地上来。可是到了陆地上，上哪儿去呢？

当然，他们两人，都有自己的家，一个在南昌，一个在苏州。但是，吕麟父母已然双亡，韩玉霞父弟先亡，师傅也已死了。

他们虽然有家，但事实上，却和没有家一样！

两人呆了片刻，韩玉霞首先道：“吕公子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吕麟道：“我心中正决定哩！韩姑娘，若是那琴魔两年来尚在武林生事的话，那我们在荒岛两年，中原武林人物只怕所剩已无几了！我们回来，要找熟人，只怕不易啦！”

韩玉霞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只怕两年之中，武林中人，早已将那琴魔除去，也是难说，我也决定到哪里去，但是我却要回到两年多前，我们相遇的那个废墟去，本来，我……我是和一个人一齐到鬼宫去的，半路上我……先走一步，和他分了手，想不到一别，竟是两年有余，当然，已经两年多了，他一定已不在那里，但我先到了那里再说。”

吕麟想起，自己和谭月华、东方白两人，也是在那里失散的，听韩玉霞这么一说，连忙道：“好，我和你一起去！”

两人自化敌为友之后，感情进展得极快，虽然他们各自克制着，绝不言爱，但如果骤然分手，两人心中，也不免有点舍不得。

因此，韩玉霞一听得吕麟要和她同路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再好也没有！”



的一声冷笑，手扬处，那把松针，带起“嗤嗤”的破空之声，向柏树林外，闪电似的射了出去。

那三个人，一见松针疾射而至，身形突然向外一闪，便自不见。

那把松针，有的射在树身上，竟然陷入了木中，可见韩玉霞太阴掌的力道，也已然到了颇高的境界，纯阴之力，已可克刚。

那三人一闪不见，韩玉霞“霍”地站起身来，娇叱道：“既然跟我们来到此处，为何一声不出，便自避了开去？”

她喝了几声，林外却是了无声息。

吕麟心中，不禁暗暗叫奇，心想那三人，不知究竟是什么路数？

如果说，他们跟在自己的后面，是要对自己有所不利，那么，此际早已应该出手，不然他们跟踪却是为了什么？

他正在疑惑不定，只见韩玉霞已然掣出了金鞭，待向林外窜去。

吕麟知事有蹊跷，忙道：“韩姑娘且莫心急，看看动静再说！”

韩玉霞性烈如火，吕麟一再劝她不要贸然出手，她一直肯听得，已然是极其难得的事，此际，她无明火起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吕麟话才出口，她身形早已拔起，凌空向外跃出。

也就在那个时候，韩玉霞身子，尚在半空之际，猛地听得林外响起了一阵怪吼声，紧接着，卷起了一股劲风，老大一团黑影，从外面撞了进来，径向韩玉霞迎面撞到。

那一大团黑影，来得突然之极，像是突然由柏树林子之外，飞来了一团乌云，向韩玉霞全身罩下一样！

韩玉霞向外跃的势子，本就急骤到了极点，那黑影陡然而至，她根本未曾看清，那是什么东西，金鞭抖动，便自攻出了一招“日月生辉”。但是，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，吕麟却已然看清，那突然间，从林外飞进来的，乃是一个身材胖大已极的大个子。

韩玉霞一鞭刚出，只见那大个子手中，扬起了一条，足有七尺来长，一握粗细的锁链铁长棍，劲风呼呼，便向韩玉霞压到。

两人在半空中相逢，各出了一招，双足仍未曾沾着地面。

韩玉霞一鞭甫出，突然觉得黑龙也似，一条黑虹，当头压到，心中不禁吃了一惊，知道那一鞭，拦不住对方的进攻之势。

百忙之中，左手突然一翻，无声无息，已然攻出一招“玉兔捣药”。

那一招，正是“太阴掌”中的精妙之着，绵密不绝，阴柔已极的掌力，已如排山倒海也似，向前疾涌了过去，势子之强，无可比拟。

那太阴掌法乃是武林之中，非同小可的绝学，岂同凡响？

掌风才出，只听得那大个子怒吼一声，身子已然向后退去。而韩玉霞在一掌将他逼退之际，也感到对方锁链铁棍上的力道大得出奇，前进之势，被阻